

編者按：三沙警備區是中國軍隊最年輕的警備區，祖國最南端的國防動員單位，從四年前在海南三沙永興島掛牌組建的一刻起，始終處於南海警戒的前哨，海防體系的前沿，南海維權的前線。日前，本報記者隨媒體採訪團從海口到三沙市，登上西沙群島多個島嶼，採訪三沙警備區官兵踐行海防和維權鬥爭使命的擔當，見證新型海上民兵力量的成長，感受軍民協力捍衛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家國情懷。本報今天推出「走進三沙警備區」系列報道，以饗讀者。

走進三沙警備區上篇

海防見真章 維權最南端

從三沙市永興島乘坐快艇約半個小時，記者來到12海里外的趙述島——中國最南端的民兵哨所所在地。一上島，三沙警備區的兩艘快艇迅速駛離碼頭。隨行的三沙警備區司令員蔡喜宏向記者透露，剛才接報附近海域發現可疑船隻，已派出官兵前去排查。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，中國成立三沙警備區，不過是政治考量，掛個牌宣示主權而已。對此，蔡喜宏強調「三沙警備區的存在不是象徵」，處於南海鬥爭的警戒前哨，海防體系的前沿支點，三沙警備區的使命就是彰顯國家主權，維護南海海洋權益。



■三沙警備區司令員蔡喜宏（左）與三沙警備區政委廖朝毅合影。記者楊帆攝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、馬靜 三沙報道

蔡喜宏是湖南漢子，臉龐卻屬於典型的「三沙黑」。他於2012年被任命為三沙警備區司令員，但他更喜歡被人叫做「南海老兵」。蔡喜宏向記者透露，2002年他就到過祖國最南端的曾母暗沙，「晚上看到船的四周密密麻麻佈着其他國家的鑽井平台燈火通明，日夜不停作業，掠奪南海資源，心裡很不是滋味！」今年上半年他再一次來到曾母暗沙，談及南沙島礁的巨變，這位「南海老兵」難掩激動。

赴前線勘察 浪大險送命

政委廖朝毅告訴記者，目前，警備區每名幹部都去過西沙、南沙。四年來，從司令員、政委，到普通士兵，三沙警備區官兵在捍衛國家主權、維護南海權益的鬥爭中不畏艱辛，勇於亮劍，積極為有，在南海航行超過60萬海里，人均3萬海里，這個數字相當於繞地球赤道16圈。

2012年7月，蔡喜宏一上任就開展前線勘察，實地調研，帶隊赴西沙跑了五天五夜，南沙又漂了九天九夜，先後登上了西沙所有島礁和南沙部分島礁。有一天在西沙換乘大小船十餘次，一個大浪把兩隻船瞬間分開，蔡喜宏一腳踩空掉了下

去，幸好抓住了船幫欄杆，與死神擦肩而過。

2014年2月，西沙浪花礁三塊領海基點主權碑被損毀，周邊聚集了大量不明國籍漁船。面對超過三米的風浪，政委廖朝毅與三沙市官員和民兵一起趕赴一線，在抵近礁盤時因為風浪太大被打翻在船上，險些墮海，胳膊脫臼，他強忍着劇痛指揮人員完成拍照、測量、取證工作，並及時上報情況。

2013年10月，後勤部長張峰帶領民兵在趙述島海域巡邏時，發現兩艘外籍漁船非法侵入領海，當大家準備登臨繳獲作業工具時，對方一名漁民突然準備點燃炸藥，部長張峰眼疾手快一把奪過炸藥扔到海裡，避免了一場災難的發生。

任務續拓展 向南沙推進

「四年來，三沙警備區參與組織驅趕、處置外籍漁船侵權事件上百次。隨着執法力度越來越大，海域管控越來越強，外籍漁船侵權事件逐漸減少。」廖朝毅說道。

蔡喜宏表示，「當前南海形勢日益複雜嚴峻，三沙警備區任務不斷拓展，正從西沙向中沙、南沙穩步推進」。



■三沙警備區官兵組織訓練。記者馬靜攝



■三沙警備區官兵正在進行訓練。記者馬靜攝

以任務為先 親情債累累



■三沙警備區官兵在島上組織民兵訓練時就住在這樣的板棚房。記者馬靜攝

三沙的軍人有句順口溜：「受得了苦、吃得起虧、放得下家。」這話不一定全對。警備區司令員蔡喜宏坦言：「在三沙，身體再苦都可以克服，遠離家鄉親人才最苦！」警備區流傳着一個「欠賬爸爸」的故事。參謀長陳勝雲有三胞胎孩子，這些年，他一直忙於工作，孩子們在日記上詳細記錄爸爸的「欠賬」：今天，爸爸沒有陪我們過生日；周末，爸爸說好帶我們看電影，又沒來；颶颱風了，爸爸說好回家的，現在也沒看到人……今年7月10日是孩子們中考前的最後一次家長會，本來陳參謀長答應參加，但因遇有海上緊急任務，孩子們只能又一次記在賬上。

一去個多月 常音信全無

三沙警備區軍嫂孫婉娟是北大研究生，曾在北京與朋友合辦公司，從事IC芯片研發與銷售，事業發展得很順利。2012年，其丈夫調到三沙警備區，她下定決心放棄事業，帶着一家老小來到部隊。本以為一家人終於可以整齊地在一起了，可是事與願違。警備區官兵經常要出海執行任務，有時一去就是一個多月，經常音信全無。孫婉娟說，「丈夫再大的苦能受，再大虧能吃，但我們這個家，他哪裡會捨得？」

戀人相聚難 而立仍未婚

在警備區GY820綜合補給保障船上，記者曾進入整艘船的「心臟」船艙集控中心，見到了正發着低燒的副機電長徐馨馨。機電長告訴記者，這位得力助手的專業能力在全軍數一數二，最大的遺憾是三十而立還未婚，與女朋友戀愛都談了七年，分分合合。徐馨馨對記者解釋道：「分手也多是因為不能陪她才吵架，唉，理解她，也覺得對不起她，但是任務更重要，因為我是個軍人。」



■三沙警備區官兵在訓練中。本報三沙傳真

17小時海航 親歷暈船苦

20日下午14時左右，記者隨採訪團乘三沙警備區GY820綜合補給保障船從海口秀英港起程，駛向西沙群島環航島。

起初風平浪靜，航行平穩。幾個小時後，風浪越來越大，船體搖晃越發誇張，從舷窗向外望去，滿窗一會全是海，一會全是天。記者感到天旋地轉，其他同室在床鋪上東倒西歪。

胃翻江倒海 全船輪流吐

晚飯時間到了。記者踉踉蹌蹌來到餐



■三沙警備區部分官兵與媒體人員在投放紀念碑前合影。本報三沙傳真

廳，只見外面的通道上，幾個身穿迷彩服的年輕戰士搖搖晃晃，有的抓着扶手，有的蹲下身子。一位廚師模樣的船員在廚房門前緊握扶手緩神。一旁的洗手間氣味很濃，船員們進進出出，大多數是去嘔吐。

記者在餐廳坐下，頭暈腦脹，已無食慾可言，只能勉強吃上幾口。隨着船體的大幅度側傾，周圍幾張餐桌上給記者們預留着飯菜的托盤，瞬間呼啦滑到地板上，頓時一片狼藉。

「吃了吐，吐了還吃，這就是常態。」一位船員笑着說。此時，記者胃裡已是翻江倒海，於是盡速返回房間靜臥一宿，不敢妄動。

睡覺防墮地 自捆床板上

拂曉四時左右，風浪趨平，記者在引領下，來到頂層的駕駛艙，只見五六位官兵正在值班。在駕駛艙門旁的牆壁上掛着傾斜儀，一位船員告訴記者，昨晚曾遭遇八級風

浪，船體傾斜22度，接近25度的極限。船長甘滔一夜未眠鎮定指揮，全體船員從容駕馭，第二天早上七時許，順利抵達西沙環航島。

17個小時的海上顛簸，已令記者們腰酸，但與三沙警備區官兵平常的航海經歷相比，不足掛齒。政治部幹事楊志剛至今保持着在船上連續工作60天的紀錄。他告訴記者，暈船最嚴重時，吐得一嘴臭味。

與採訪團隨行的戰士農史善，去年在南沙執行專項任務時突遇強對流天氣，晚上睡覺時從船艙床鋪上被甩下來好幾回，胳膊上青一塊紫一塊的，最後索性拿繩子把自己捆在床板上，後來這個土辦法在官兵中廣泛流傳。

「三沙苦，最苦在於暈船。」三沙警備區的官兵都是從省軍區系統抽調來的，許多以前沒有接觸過大海，屬於「早鴨子」。17個小時海航的經歷，讓記者對三沙工作的不易平添了真實感受，也多了幾分敬意。

三沙警備區是中國最南端的國防動員單位，也是中國軍隊最年輕的警備區，2012年7月24日與三沙市同日在永興島掛牌成立，當時編制小、力量不足，隨着任務拓展，裝備逐步到位，現在力量逐漸增強。

「四年前，我們初到永興島時，政治部四個人擠在一間辦公室，只有一張桌子、一張沙發、一張床，沒地方睡，就睡地板上，沒有地方洗澡，就拎着桶到漁民村，用循環水洗，又臭又鹹……」警備區四年前創建時的艱辛，政治部主任楊建波至今歷歷在目。

荒地建軍營 四年變化巨

後勤部長張峰有「白眉部長」之稱。為了警備區後勤保障的提高，他可謂費盡心血，一部分眉毛變成了白色。

四年來，從無寸土片瓦到建起1,400平方米的辦公營區，立項通過5,000餘平方米的軍警民聯防指揮中心；從行無船隻到自己擁有大型保障船，多艘快艇形成的島際交通網絡；從與地方搭伙吃飯到開辦食堂，蔬菜、主副食品自己供給；從沒有到過遠海、缺乏海上鬥爭經驗，到數百次組織或參加海上專項維權、常態維權、海上搜救、護島護漁等行動……張峰感慨道：「警備區的變化太大了。」

隸屬海南省軍區 轄西沙中沙南沙

三沙市轄區位置示意圖



2012年7月24日，三沙市黨政機構及三沙警備區同日在永興島掛牌成立。三沙市所轄海域面積200多平方公里，轄西沙、中沙、南沙群島的島礁及其海域。現有常住人口1,300餘名，流動人口10,000餘名。市政府駐地位於西沙永興島。

三沙警備區隸屬海南省軍區，為正師級單位，主要負責三沙市轄區國防動員和民兵預備役工作，協調軍地關係，擔負城市警備任務，支援地方搶險救災，指揮民兵和預備役部隊遂行軍事行動任務等。

